

等

吴婷

候车厅里挤满南来北往的人。季舒舒焦躁地在人群里四处张望,想找那个座位,她身心疲惫,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忽然她的目光定格在一个包上——那只包,占了一个座位。

季舒舒已经相当无力,纤细的双腿微微颤抖,一副站不稳的样子。她走到包前想坐下,邻座的女士自觉地把包放在了地上。季舒舒暗暗打量这个女人,30岁左右,戴着一顶深灰色太阳帽,穿一袭黑色真丝连衣裙。初看去神情安定,妆容细致,眉宇间却似乎锁着一道淡淡的愁。

夏雪梅知道季舒舒在看她,并没有理会,依旧在素描板上画着画。

“你在画什么?”季舒舒坐下后,把头靠过来看夏雪梅手中的画。

夏雪梅没吭声,停下了手中的笔,把画往季舒舒面前推了推。画已快完工,是一列停靠在站台上的火车以及一对依依告别的男女,两个人都戴着帽子,女子穿着连衣裙,男子穿着格子衬衣。

季舒舒其实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,见夏雪梅没有和她聊天的意思,便不再说话,靠在椅背上,闭着眼,脑海里放电影般全是回忆。和丈夫刚结婚时,她们很穷,但是夫妻感情好。后来,丈夫去外地工作,收入有了很大提高,经济宽裕了,但夫妻俩聚少离多。再后来,有了孩子,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重担全压在季舒舒肩上,她劝丈夫回来,可是丈夫舍不得外地那份高薪工作。

前几天,她得到了一个让她差点背过气的消息,是闺蜜告诉她的,说是在N城看见她丈夫和一个女人成双成对出入一小区的公寓楼,闺蜜拍了他们的背影,把公寓的地址也给了她。季舒舒一早赶到N城,找到了那扇门,正准备敲响门铃,忽然又犹豫了,她不知道开门后的场景是否能应付得了,犹豫再三,收回了那手,有气无力地回到火车站,买了回程票。

候车大厅里的嘈杂让她的心里乱糟糟的。

季舒舒睁开眼,瞥了一眼夏雪梅,她已经停下了手中的画笔,正望着画发呆。她转头和季舒舒说:“请你帮我看一下包和画,我去售票厅改签一下车票。刚才2点30的车已经开走了。我改签下一班4点的。”2点30分?季舒舒看看手表,此时是2点45分。可是,她不是一直坐在这里吗?刚才广播里在喊检票,她动都没动,是记错了自己的车次还是画画太入迷?

夏雪梅改签完票回到座位,季舒舒问她:“你刚才为何不上车?”

“我舍不得走,就想在有他的城市里多待一会儿。因为这座城里有他的气息。”

“他怎么没来送你?”

“他说怕面对这样告别的场景,索性不送我了。”

季舒舒在心里冷笑,这么烂的借口也能信?她对夏雪梅说:“所以,你把他画到画里了?”

沉默。

按照夏雪梅的说法,那这座城里也有季舒舒丈夫的气息,可是季舒舒却丝毫不留念,她不停地看手表,希望车能快点来,迫不及待想逃离这座城,而身边这个女人却恋恋不舍,不愿离去。

候车厅里这两个等车的女人,对于自己陌生的城,一个不敢留,一个不忍走。但再不舍,也得离开,夏雪梅收拾好自己的包和画,站起身,迟疑了下,回头看了看,眼里闪过一线失望。

这时,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赶到候车厅,他戴着帽子,穿着格子衬衫,踮脚伸头,似乎在寻找,他的目光落到夏雪梅与季舒舒这边时,迅速把帽檐往下压了压。

但季舒舒一眼就认出了那张脸。

她的目光跟着夏雪梅往站台上移动,一会儿之后,站上传来清脆的汽笛声。

故事里的食物

闫晗

童话故事里,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,被小矮人们装进玻璃棺材里,后来不知是王子的吻还是棺材颠了一下,让吃下去的毒苹果从嗓子眼颠出来,白雪公主复活了。不由地想:恶毒王后的毒苹果见效很快,咬一口就毒性发作,显然白雪公主根本没来得及咀嚼。这种毒捣进身体里就发作,离开身体立即就消失,真是一种神奇的毒。

童话里起死回生很容易,人体也像容器似的界限分明。

《小红帽》里大灰狼吞掉了小红帽和外婆,猎人划开肚皮,她们就可以完好无损地跳出来,还跟原来一样,都没沾上点血液或胃液。狼被剖开肚皮不仅不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,甚至丝毫没有察觉。小红帽和猎人还把狼的肚子塞满了石头缝合好,等狼走动起来才能产生生命危险。狼就像毛绒玩具肚皮上带了拉链,开关自如,不会带有黏乎乎的血污,而且儿童也能操作。

让人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小品里,老姑想发明一种机器,把猪赶进机器,另一端就出来火腿肠、皮夹克和毛刷子,如果对产品不满意,把火腿肠、皮夹克和毛刷子重新放回去,那头还能赶出来一头活猪。

《木偶奇遇记》里匹诺曹被鲸鱼吞到肚子里没事,倒可以理解——他是木头做的,本身不容易消化。可没想到匹诺曹的爸爸老木匠也在鲸鱼的肚子里,家人就这么团聚了。匹诺曹开心地扑到

爸爸怀里,父子二人在鲸鱼肚子里生火,浓烟散开,鲸鱼猛地打了一个喷嚏,老木匠就和匹诺曹从鲸鱼的鼻孔里喷了出来。

须鲸没有牙齿不会咀嚼,一般都是生吞。如果有人一不小心,和鱼虾一起被一口吃掉,那只好在它的大嘴盆子里暂时待一会儿,没准儿真能生还。

中国古典故事里也有不好消化的食物。印象最深的是《西游记》里朱紫国国王和金圣宫娘娘端午节正在御花园吃粽子看龙舟,突然来了妖怪赛太岁,掳走了金圣宫娘娘。然后国王从此一病不起,四处求医不见好,一直到唐僧师徒四人前来,靠着吃大黄、巴豆、锅底灰和白龙马尿做成的“乌金丹”才痊愈。“国王吞下乌金丹,便下秽污痰涎,内有糯米饭块一团”——敢情吃粽子时受惊吓造成了积食,可以囫圇着存在那么久。

在《西游记》里更神奇的设定是,孙悟空动辄变成小虫和食物,钻到妖怪的肚子里,然后搅个天翻地覆,将妖怪制服求饶。

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狮驼岭,孙悟空被狮魔王吞进了肚子里,一通闹腾。老魔先是打算一直不吃饭,把孙悟空饿死,然而孙悟空回答说自带了锅,可以煮杂碎吃,并选好了位置——“三叉骨上好支锅”。老魔吃药酒药他,全都被孙悟空接着喝了,还发起酒疯,抓住肝花打秋千。闹剧之后,无人受损,充满了狂欢感。

这也是一种童话,童话里才有可以回头的轻盈。

桂花香

董本良

中秋临近,院里的两株桂花树中老的那株,蓬蓬勃勃张开花房,银光闪亮,香气四溢;幼的一株还在枝头打苞幻梦。

母亲就像那棵老桂花,总是比我们早起,总是在忙碌着……我遐想的时候,妹妹从老家打电话说,母亲右眼病加重,医生要求到安庆检查。

九十分钟后,我见到母亲,她正靠床打点滴,忧心忡忡说:千万不能象你奶奶那样青光瞎哟!我说,怎么会,你那样照顾奶奶,她保佑你呀!母亲浅笑着,唉,又耽误你们了,医生非得家人陪。傍晚我接上母亲回潜山,次日一早就启程去安庆医院检查。很少和我这么挨着坐,母亲在车内显得有些兴奋,说黄豆打了多少,说芝麻和辣椒又收了多少……我立刻明白,又是劳累过度让眼疾加重了。

到医院挂专家号时,陆续有人在刷卡排队,我也模仿尝试着,总不成功,原来把自助机上别人遗忘的就诊卡拿来了。我急忙下楼查找,导医台的服务生很热情,帮我找到了。我回来时,妻把我装着证件的小包重重地压到我的手上,说是我丢在座椅里,让邻座拾到了,包里钱不多,证件不少,是个黝黑脸孔的老人拾到的,我向他致谢,母亲也连忙对黑脸老人说,你是个好人家!“出门看病不容易哟,我是村干陪着来的!”黝黑老人附和着,很得意。原来他是五保户,此刻和母亲一样,享受着陪护的待遇。

终于叫到母亲的号了。一对年轻的小夫妻抱着棒槌大的双胞胎婴儿急匆匆往里闯,母亲侧身让了,那对婴儿三个月不睁眼,初为父母者的急迫,母亲心知,乐意让先。医生叮嘱,婴儿太小看不了,过段时间再来。母亲也很忧心地看了婴儿一眼,欲言又止。

医生重新为母亲拍了

片子,做了电肌理,排除了外伤、白内障和青光眼。医生说的话,母亲听懂了,她就怕青光眼。我的奶奶就是青光眼,一觉失明,卧床十年,母亲服伺十年,直到奶奶安详地活到九十二岁逝世。

出了眼科门诊,母亲仍惦记着双胞胎婴儿,喃喃自语:千万莫有毛病哟。我知道母亲惦念的缘由。在1970年代,她听过上海医疗队关于接生的培训,依样画葫芦接生一百多婴儿,竟然平顺得很。她从不收产妇的钱,拒绝不了的,“洗三遭”又塞在襁褓里还人家,让她久久不安的是曾收了浙江放蜂人的两罐桂花蜜。

中午,在医院后门的饭店,妻点了回锅肉、炒肉丝、青菜、猪肝汤,七十八元钱,我们只吃下一半,她俩异口同声要打包,老板很高兴:不糟钱,好!妻子说,是分量给多了,后悔吧?他说:不,一看你们就是退休佬,我不心疼你的钱,心动你们的“孝”。

母亲放下了心中的包袱,就急着回到妹妹的出租屋。屋子边上早有三个陪读女人等在那里,焦急打听母亲复查的情况,还带来鸡蛋、水果看望她。母亲心里是欢愉的,她并不是贪图便宜。那几个陪读的妇人因为生病或是家里有急事,妹妹常常帮她们照顾小孩,她们投桃报李,把感激表达在我母亲身上。我还想起了一件旧事:有位江西籍的妇女,在一个傍晚到我家门坎前要水喝,母亲看出她有些不对劲,待她喝过吃过后,留她住下来,这位妇女本欲逃婚,母亲陪着嘤嘤哭泣了两夜,她慢慢解开了疙瘩,第三天穿上被母亲洗干净的衣服自己回家了。她来过感谢信,我念给母亲听,知道她叫桂花,家里是个培育大苗的专业户,信上说,她每年都送一些桂花树苗到庙宇,让桂花香气弥漫周边,也算报答母亲当初的劝度安慰。母亲自觉救了一个家庭的努力又开出了花儿,脸上也开了花。

母亲总会时时说起“菩萨和天”,其实说的就是积善行孝。一位乡下老人,说不出大道理,但说得实在,也做得实在。她就像桂花花房中的一粒艳香,把最质朴的生活态度呈现得香美无比,浩瀚无际。

